



冬夜送菜情意浓

耿春荣

寒风凛冽，冬夜萧瑟。当父亲驮着一车冬菜出现时，我正裹着厚厚的外套站在路边，仰头望着天上的那一轮弦月，它是那么清凉、那么明亮。

“闺女，等多久了？不是叫你别下来等嘛，到了地方，我自己把菜扛上去就行。”父亲停下电动车，一边跺脚一边用嘴向手上哈气。我看着父亲被冷风吹皱的脸，搭把手，将麻袋从车上卸下来，不由得心头一酸，再看车上绑着的一麻袋菜，心里一暖。“我估摸着 you 快到了，就下楼等你。怎么带了这么多菜啊？很重吧？”我一边说，一边帮父亲解绳。

“你妈是什么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她恨不得把家里的菜都带来给你吃，我要是说个不，她肯定不高兴。”父亲说着，就要把麻袋扛上肩，我见状连忙制止：“你前阵子扛水泥闪着腰了，咋还想着扛呢？你把麻袋解开，我们把里面的小袋子分批拎上楼，多跑两趟就行了。”父亲憨憨一笑，不再坚持。我们父女二人，上下跑了几趟，终于把所有从家中带的菜运到了出租屋内。

我望着屋内满满当当的菜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。我将袋子一一

打开，只见袋中的韭菜嫩叶尖尖，绿意盎然，另一袋中是红彤彤的大萝卜，根上还散发着独特的泥土清香，白胖的花生、粉嘟嘟的地瓜，装得整整齐齐，大塑料袋中的6棵大白菜，棵棵个大滚圆，青翠得很……“你妈妈说，绿叶子菜要先吃，不能放久了，蔫了就不好吃了。霜打后的青菜有点甜，你到时候吃吃看，是不是？青椒塞在大蒜那个袋子下面，你记得拿出来。”父亲指着蔬菜袋子，将母亲的嘱咐转达给我。

“那个绿袋子里是什么啊？”我好奇地问。父亲笑着把那个绿色袋

子解开，一堆毛芋头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它们裹着一层棕褐色的外衣，上面毛茸茸的，就像既朴素又温暖的农民。“你妈特意交代，芋头不吃的时候要闷着，袋子不必敞开。吃多少你拿多少。这里面的芋头够你烧好多顿红烧肉啦！”父亲说着说着，笑了起来。我问他笑什么，他挠了挠头说：“芋头炖肉虽然好吃，但削芋头的时候，你很容易手痒，千万要记得找个手套戴一下。”我关心地问道：“你在家处理芋头的时候，是不是徒手去皮，最后抓痒半天？”父亲点了点头，接着说道：“咱俩都要

听你妈妈的话，不然吃亏在眼前。”

我们正说着，母亲打来视频电话。一接通，我就看见母亲那被冻红的脸蛋。母亲怕父亲漏说了什么，亲自嘱咐：“那个装油麦菜的袋子里有个小保鲜袋，里面装的是家里的朝天椒和蒜头，你炒菜的时候可以用来调味。”我翻开袋子，果然看见了火红的朝天椒和一瓣瓣蒜头。“你打开装地瓜的袋子，有一种是姜黄色瓢，它不仅甜还柔软，你可以烤着吃。”母亲远程指挥着。“对了，我还给你带了两瓶辣椒酱，你爸路上没磕坏吧？”母亲看着镜子里没有辣椒

酱，又不放心起来。父亲听后，连忙举着两瓶辣椒酱来到镜头前自证，“你看，它们都好好的吧？还不放心我？”我和母亲看着父亲的模样，哈哈大笑。我们的笑声，既在出租屋里传响，亦在远方的老家中回荡。

送父亲离开时，我望着他的背影，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。寒风猎猎，冬夜寥寥，父亲奔波一日，从老家为我送来了新鲜的菜。那沉甸甸的冬菜中，饱含着他与母亲对我的牵挂以及浓浓的爱。天上的月，很清凉，它照亮了最真实的人间，照亮了最温暖的亲情。

流金岁月

奶奶酿冬醋

吕思桥

奶奶的老家是山西清徐县，清徐县出产的醋被公认为最好吃，因其作为山西老陈醋的核心产区，产出的醋以酸香绵长、口感醇厚著称。

记得儿时，奶奶擀面条，卤里必须放醋，如果没有醋味，那面条吃起来就会觉得索然无味。拌的冷菜里，那个酸味也必须是很重很浓的，尤其是吃饺子，蘸汁必须是醋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家人的饮食，可能是受到奶奶的影响，可谓是无醋不欢。家里来了客人，端上来的菜肴，总会倒入浓浓的醋。客人刚刚举箸尝了一口，主人立马会问：“醋少不少？少了再放点。”客人会喜笑颜开地说：“真香！一定是冬天酿的土荬醋吧。”

如今奶奶离开已有20多年了，我依然记得奶奶酿冬醋的情景。奶奶说，酿醋必须在冬天，因为酿醋离不开烧热的土炕。每年入冬后，奶奶会将玉米、高粱、大麦等放在大锅里煮熟，再捞出后倒入一个瓦罐里，瓦罐必须放在烧热的土炕角落里。然后，将上一年酿醋留下来的曲，也捣碎放入瓦罐中，再加入烧开后晾冷的水，用一根长擀面杖搅拌几下，盖上瓦罐盖后用厚被褥包住瓦罐。这还不行，每天都要隔几个小时用擀面杖在瓦罐里搅拌几下。几天后，当看到瓦罐里的水气泡很大很多，而且能够闻到浓浓的酸味，这才算是做好了醋的“发酵母子”。

做好发酵母子后，再将麸皮、玉米粉、豆粉等倒入烧开的一大锅水中煮，边煮边搅拌，等煮成团状物时捞出，倒入一个密闭的大竹筐里，竹筐一定要放在烧热的土炕上。再将瓦罐里的发酵母子舀出来倒在竹筐里继续搅拌。搅拌均匀后，用被褥紧紧将竹筐包裹起来。

后面的时间就很难说了，快的一天左右就能酿好，慢的甚至需要等到一周甚至更长时间，就看竹筐里的食材发酵得快慢了。当手放在被褥上能够感到发烫，打开被褥后又能看到热气冒出来，麸皮变成了黑色，这就证明发酵好了，要立即搅拌散热。在做醋前，要将发酵母子留出一大块晒干装在塑料袋中，来年酿醋时还要做醋引子用。

那时候，庄户人家都有专门酿醋用的缸，缸的下前方有一个小圆洞，圆洞里刚好够插入一根细小的竹筒。将发酵好的食材倒入缸里前，要在缸底铺上一层干净的麦秸秆，防止醋渣流下来堵塞竹筒。一切妥当后，给缸中加入凉白开水，之后顺着竹筒流出来的就是醋了。添加第一缸水酿出的醋味道最香最醇，人们叫它头茬醋，农家人平日家里做饭菜可是舍不得吃的，只有等到过年过节或家里来了重要客人，女主人才会拿出来食用。等到缸中的食材酿过三缸水后，食材就不能再酿醋了。

当年奶奶嫁到婆家，把酿醋的手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村里人，日久天长，村里人也养成了饮食用醋的习惯。

如今，我已20多年没有吃过奶奶酿的冬醋了，但那味道却扎根在我的记忆里，时常想念。



如果说一条孔雀鱼能令你如芒在背，朋友，你相信吗？

我养孔雀鱼大概有五、六年的时间了，起初连鱼带缸都是位老同学送给我的，那时，我们单位租的办公楼已经到期，虽然上级自己的办公用房也很紧张，还是给我们腾出两层楼办公，一栋六层老楼，挤着大小5个单位。那年初冬，我们那30多人的一支队伍终于有了落脚地，结束了长期租房的历史。恰好我的同学在五层，我在二层，我们虽是一个系统但不是一个单位，好在同窗情谊不减。还记得那天，她双手捧着一个圆形的小鱼缸，碧绿的水草间有几条大尾巴的小鱼，游来游去，她笑说这是给我“暖居”。鱼儿只有三四厘米长，若不紧盯着看，都发现不了它那透明的胸鳍、一张一合的扁嘴巴，还有两粒针尖那样小的黑眼睛，一秒吸睛的是它那扇形的尾鳍，还真像孔雀开了屏，它占了小鱼身长的三分之二，而且色彩斑斓，身体侧面也布满了同样绚丽的斑点或条纹，有的蓝中带绿、有的墨黑镶着金边、也有的是深红色，像拖着一支小小的火把，如果它站起来，那不就是抖动着红裙的卡门吗，霎时，我就喜欢上了这可爱的孔雀鱼。可怎么养它呢，这么玲珑娇小？“可好养了！一星期换一回水，自来水提前放在窗台上晒一晒就行。”她又拿出一只一卡长的细塑料瓶，里面是褐色的小颗粒，像是感冒冲剂，“这瓶鱼食能吃两年呢，每天撒一点点，记住花是浇死的……”“鱼是撑死的！”这孔雀鱼果然好养活，只是一点点鱼食，水浑浊了就换一次水，那孔雀一样斑斓的鱼尾就会在那小小的鱼缸中永远绽放着。

有一天，当我酸涩的双眼从电脑转移到鱼缸里，总感觉有些异样，呆呆地看了半天，才发现鱼缸里多了一些线头样的东西——小得真像线头，不足1厘米，还白得透明，若不是它的两点黑眼睛，你根本想不到那些些新的生命，它们简直像梦一样存在着，1、2、3……19还是20？我已经数不清了！我兴奋地把同学从楼上叫下来，“天呐！你得换个大鱼缸！把大小鱼分开，要不大鱼会吃了小鱼的！”按照同学的建议，我不仅买了大鱼缸，将它们和父母、子女分了家，还买了一套小小的加氧设备，我觉得在办公室里养一群鱼有些不合适，就将鱼缸搬回了家。谁知那年是寒冬，冷且漫长，那些小小的生命还没长出绚丽的斑点，就隔三岔五地漂浮在水面上，或是扎进摇曳的水草里。即使我再小心地换水、加氧、喂食、消毒，但怎抵得过超冷的冬天呢？我们都忘了，孔雀鱼再好

一条孔雀鱼

李志娟

养，它也是来自温暖的热带呀！弃了大鱼缸，又让它们一家子团聚了，只不过还剩下四五条，和当初同学送我的一样多，好在有大有小，它们也算有了生命的赓续。

春暖花开，孔雀鱼恢复了生机，小鱼也渐渐长出了绚丽的斑点。但我知道，鱼儿呀，你的生命最多只有一千天，对你来说这3年是漫长还是短暂？是欢喜还是悲伤？鱼儿不答，追逐着小小的水花，摇摆着大尾巴。当孔雀鱼还剩3条的时候，我那可爱的同学不顾我的阻止，又送来三条，“雄雌都有，得让它们成双成对呀！它们的繁殖力可强了。”但连续的寒冬，已使孔雀鱼望而却步，它们只是抱团取暖，却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命。衰老期而至，死去的鱼儿，我把它埋葬在文竹里，化作春泥更护花吧。去年春天，我们全家出游5天，我将仅剩的2条孔雀鱼寄养在亲戚家。结果水土不服，接回来只剩1条，它那宽阔的鱼唇不停地撞击着那堵看不见的铜墙铁壁，淡红色的扇尾奋力地摇摆着，它是惊喜还是愤怒？没有再给它找伴，任谁谁说。

休假之际，我向往着温婉的江南，那里有十里桂花，暗香浮动，一家人各自请假准备飞往苏杭。“你的鱼呢？”我望着那条慢悠悠摇摆着大尾巴的鱼儿，它身上的斑点不再绚丽，尾鳍也不再鲜艳夺目，淡淡的像天边散去的晚霞。瞧，它那黑黑的小眼睛也正在盯着我呢，鱼儿呀，你应该很老了吧，你有2岁、3岁？你是最初的哪一条？还是它们的孩子，或是孩子的孩子？你是否想念那些逝去的亲人？独自游弋在这方寸间，你孤独吗？可谁的一生不孤独呢，何况是你，仰人鼻息。归去也罢，既无风雨也无晴。它倏地扭过细小的身子，朝我摆了摆孔雀尾，淡红色的尾鳍扫过坚硬的玻璃缸壁，水面无波，它的转身甚是潇洒呀。临行前，又是阴雨连绵，寒潮又提前来袭，但我不能携你走进南方的暖阳，我相信你和我都有自己的命运。我给它换了水，多撒了一点鱼食，7天，就算挑战一下你的极限吧。然而，在剑池、在西子湖畔，我都看见了 you 摇曳着淡红色的大尾巴，冲破壁垒，在广阔无垠的大江大河里自由自在、欢腾跳跃……

7天后，夜半归家。第一眼就看见那小小的鱼儿沉在水底，我的心也倏地沉下去，虚伪的人啊，当它为你展开五彩锦屏时，你也懂得投桃报李，也会殷勤呵护；当它孤单无依年老色衰时，你却希望它像秋叶一般落地成泥，悄无声息地消失，还假惺惺地妄谈什么命理！虚伪的人啊虚伪的人类。现今如你所愿，你开心了吗？

先生走过来，轻轻地敲了敲鱼缸，孔雀鱼扭了扭身子，淡红色的尾鳍如扇轻摇，两点黑眸如针一样刺向了我，如芒在背。

善良的朋友，这回你相信了吧！



风光无限

胡东新作

街角的树

宋麦收

我是街角被移植的树
把年轮站成伞状的剪影
命运的根须，在混凝土下蠕动
啃咬着钢筋水泥的顽固裂缝
白天，听车流碾过晨昏的沉
夜晚，数星光漏过叶脉的轻
在霓虹与尘埃之间，安静举着一抹绿
像谁失落，却又固执的春天缩影
我在霓虹里，站成倔强的存在
用沉默对抗风的喧嚣台词
每道伤疤，都生长成年轮的诗行
在钢筋森林里，藏着柔软的梦
当月光漫过我倾斜的肩
我替路过的蝉，保存夏天的重量
那些被修剪的枝桠，仍在悄悄生长
朝着天空，画着未完成的形状
当落叶替我，轻轻拥抱过
每一个春冬
每片叶子都记得移植的疼
却把根脉扎成温柔的锚绳

让阳光和幸福照进他们心中

李琳

居民王阿姨急匆匆地来到居委会，“啪”地一下推开门：“你们到底管不管啊，看看楼道都成什么样了？！”

我们无需询问，便知道王阿姨为什么发火，而我们也理解王阿姨发火，换位思考，任何人有这样的邻居，大概都会非常头疼。是的，王阿姨的邻居是一位独居老人，80多岁了，腿脚不便却每天推着轮椅出去“拾荒”，垃圾桶里发芽的土豆、烂掉的白菜，躺在路边的木板、丢弃在绿地里的矿泉水瓶……都是她捡拾的目标。家里已经从地面堆到房顶，任何一个缝隙都塞得满满

当当，就连她睡觉的床都只剩不到1米宽的空地儿，其余的地方全都堆满了她捡来的各种东西，家里堆不下了，就放到单元楼道里，一层楼道的一大半都被她的“战利品”占着，王阿姨就是因为每天出门看到这“垃圾山”而生气。

我们一边安抚王阿姨的情绪，一边几个人加快脚步到老奶奶家，希望再次劝说清理掉一些她的“宝贝”。每次与老人面对面，她其实非常清楚我们的来意，对抗的情绪一次比一次大，从一开始的答应她自己收拾，到后来的假装听不见我们说话，又到现在她就在楼道里看

着，不让我们动一丝一毫，甚至叫唤说自己站不住了，要摔倒了……

我们从未停留的是苦口婆心的劝说，在面对众多投诉而无解的时候，只能是一边哄一边清理，5个人清理了大半个下午才收拾干净的单元楼道，老奶奶推着轮椅来到居委会要找东西，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又带她去找，这一找不要紧，轮椅从来就不是她的代步工具，而是她的“货拉拉”，满满一轮椅，堆得已经看不到推轮椅的她！看着她“满载而归”，逐渐远去的背影，这一下午，四脖子汗流，全白费！

社区工作已经10年有余的我，也常常在琢磨，为什么每个社区都有这样的老人。起初，我以为他们只是为了卖那块儿八毛的钱，甚至觉得他们不可理喻，明明有退休金，儿女也还算不错，好日子不好好过，干嘛非要折腾。但日子久了，见得多了，我忽然悟到，我们所说的“公理”，在他们那座用废品筑起的“堡垒”面前，竟是如此地苍白无力。那“堡垒”里守卫的，或许是一种对于“被遗忘”的恐惧。人至暮年，往日的喧嚣与忙碌，如潮水般退去，留下大片大片的寂静。儿女们的孝顺，

大多体现在物质的丰盈，却填补不了精神的空洞。于是，捡拾与囤积，便成了一种无声的“劳作”，每一片纸壳的收集、每一瓶罐的擦拭，都似乎在说：我尚有事可做，于这世间，尚有一丝用处。

或许这是一种安全的寄托，或许他们和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闰土、祥林嫂那样，各有各的悲苦。那天，我看到一个已经头发花白的老人，开着私家车来社区，他和母亲一起往后备箱里放纸壳子、水瓶子……原来 he 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来帮妈妈“卖废品”，虽然从实际的经济收益上来看，往返的油耗远不

是卖掉的废品可以抵的，但我却有点佩服这位也已经是老人的“孩子”，用自己的方式，守护着母亲的“任性”。为人子女，或许应该不只做物质上的供养者，更去做父母精神上的“旧物整理者”——不是粗暴地清空，而是耐心地陪伴，为他们寻找有温暖的“价值寄托”，让他们感到，他们的阅历与智慧，仍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宝藏。

每一次清理环境卫生，都会遇到把着自己“宝贝”不撒手的老人。但愿有一天，老人们能自愿地、安心地，将他们的“堡垒”打开，让阳光和幸福照进他们的心中！